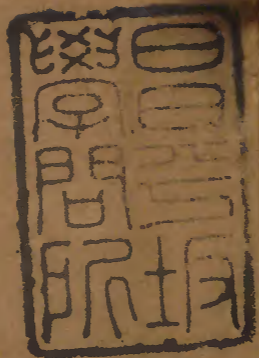


晉史略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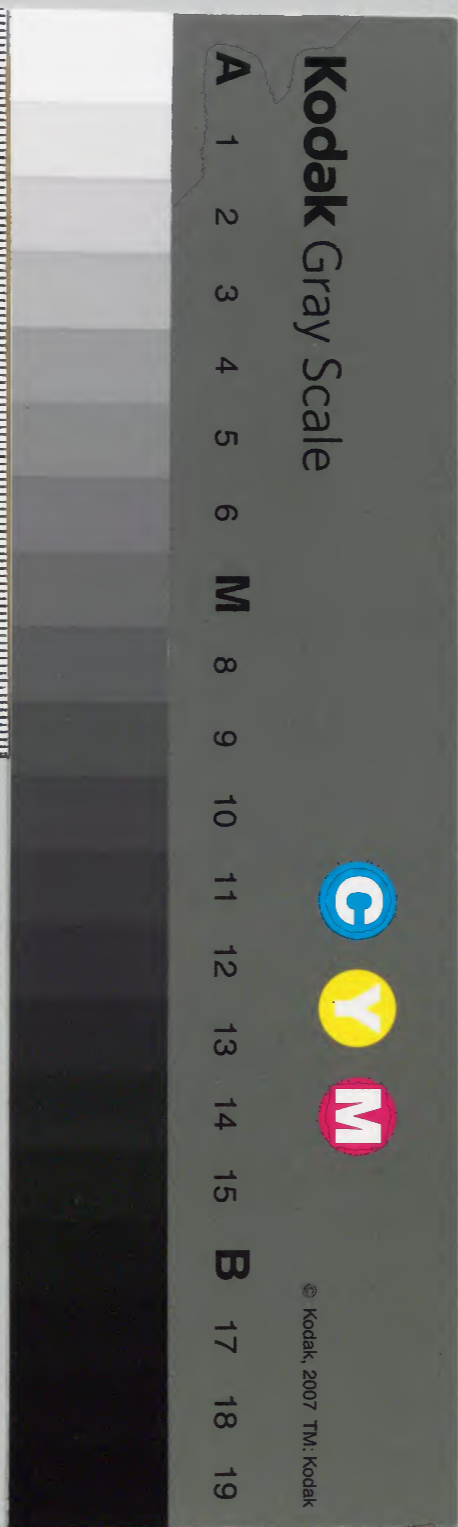


		九	漢
	六	〇	書
	九	一	門
二	六	六	
冊	架	函	類

庫文閣內			
五	九		漢
〇	〇	一	書
〇	〇	六	
架	冊	號	類

內閣文庫			
番號	漢	9016	
冊數	20 (6)		
函號	290	97	

第四冊上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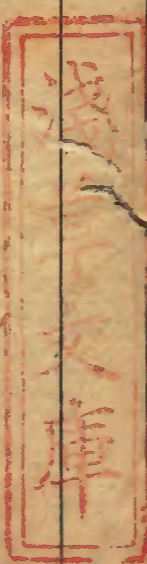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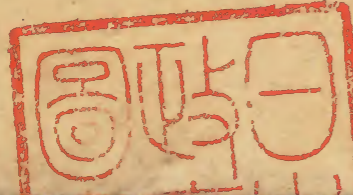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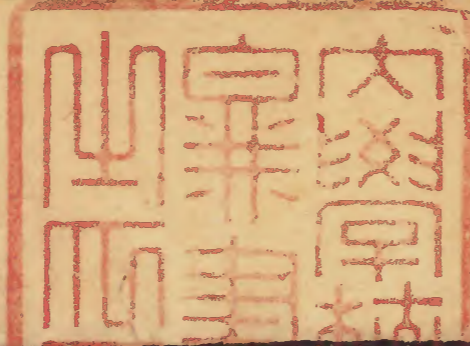
晉畧列傳一

安平獻王孚

安平獻王孚宣帝弟也漢末與兄弟共處危亡中單瓢僅給披閱
 不勅遂博涉經史性通恕未嘗忤物然以貞白自立初為魏陳思
 王植文學掾植負才陵轢孚切諫植輒媿謝之遷太子中庶子魏
 文帝即位欲就選官官為侍中常侍孚曰天子當用海內英賢柰
 何示人私官失其任得亦不貴從之歷黃門侍郎加騎都尉出為
 河內典農轉清河太守魏明帝選度支尚書訪問左右孚有兄風
 否僉曰似兄帝曰吾得司馬懿二人復何憂即召拜之籌禦蜀軍
 食興關中屯田案選僕射尚書令進爵平昌亭侯正始中進封長
 社縣侯加侍中嘉平改元遷司空太尉督師拒吳景帝廢立孚獨
 不預謀正元中出拒蜀甘露改元入為太傅文帝弑逆魏主橫尸

安平王孚

晉畧列傳一



闕下百官倉卒莫敢奔赴孚獨枕尸于股哭之慟曰殺陛下者臣之罪也時欲蔽罪成濟孚請推主者弗聽請以王禮葬從之常道鄉公立進封長樂縣公武帝受魏禪魏主出就金墉孚拜送車下奉手流涕歔歔不自勝曰臣歿之日固大魏之純臣也當是時孚弟子習陽亭侯順竊嘆悲泣竟坐癡黜徙歿姑臧而孚獨見尊禮封安平王四萬戶特置太宰官以處之加持節都督中外諸軍事時制諸王未之國者不得具官獨安平備置奉入之外歲別奉絹二千匹元會乘輿直上殿帝迎拜阼階既坐帝奉觴上壽如家人禮帝每拜孚跪止之而已給雲母輦青蓋車尊寵無與比然孚不以爲榮常有憂色臨終遺令曰有魏貞士河內溫縣司馬孚字叔達不伊不周不夷不惠立身行道終始如一素棺單槨斂以時服泰始八年九月十三薨謚曰獻帝舉哀三日賜棗園溫明祕器衣服絹布錢穀以供喪諸所施行皆依漢東平獻王蒼故事其家遵遺令一無所用

王祥

王祥字休徵琅邪臨沂人以孝行稱嘗爲繼母朱久月致鯉魚徒手得黃雀數十膾炙奉甘旨一時歎爲孝感然朱卒弗愛也年五十餘爲徐州別駕索遷大司農定策立高貴鄉公封關內侯甘露三年八月魏帝幸太學祥年七十三以太常爲三老南面几杖魏帝北面乞言常道鄉公立拜司空轉太尉加侍中文帝爲晉王當謁荀顛謂祥曰相王尊重何侯已盡敬矣是時祥爲太尉何曾爲司徒顛爲司空實魏三公祥曰相國魏之宰相吾等魏之三公班列大同安得輒拜損魏朝之望虧晉王之德君子愛人以禮吾不爲也及入見曾顛皆拜祥獨長揖王曰今日方知君見顧之重也

五等建封睢陵縣侯晉受禪拜太保進爵公當是時武帝慮已求
讜言諸用事者方進祥等篤老稀復朝見大事使侍中就問而已
三年遜位以公就第免朝請賜几杖安車駟馬第一區錢絹牀帳
簞褥拜子肇給事中使優游定省五年年八十五卒遺令曰吾生
值末季登庸歷試無訛佐之勲沒無以報氣絕但洗手足滌衣隨
時所賜佩玦笏綬皆勿以斂其子皆奉行之謚曰元祥有五子而
弟覽六子皆貴覽孫導爲江左元勳

論曰昔陳思不忘漢室作詩諷父且爲漢帝發喪孚之立心近之
矣史言孚不預廢立謀以屬尊莫敢逼是殆不然習陽被徙獨非
尊屬歟齒耄才弱不足發忌忮之心故也睢陵馮几不復趨朝讀
遺令之文賢于鄭荀遠矣

晉畧列傳二

賈充

賈充字公閭平陽襄陵人魏豫州刺史逵之子也少孤母柳氏好
言節義所以訓充甚至居父喪以孝聞襲陽里亭侯起家尙書郎
典定科令爲景帝大將軍參軍從平毋丘儉增邑三百五十戶文
帝爲大將軍轉長史使揚州諷諸葛誕以禪代事誕厲聲曰卿非
賈豫州子乎柰何欲以社稷輸人充還請徵誕事平進爵宣陽鄉
侯增邑千戶遷廷尉中護軍初景帝既廢立魏主不平魏主好文
學數引侍中王沈等于東堂講譏及文帝自爲相國晉公加九錫
魏主益忿恚召沈及尙書王經散騎常侍王業謂之曰司馬昭之
心路人所知也吾不能坐受廢辱當與卿討之經對曰昔魯昭公
不忍季氏敗走失國爲天下笑今權在其門爲日久矣朝廷四方

不顧順逆之理皆爲致死宿衛空闕兵甲寡弱陛下何所資用而一旦如此無乃欲除疾而更深之邪禍殆不測魏主出懷中黃素詔投地曰行之浹矣正外何懼立起入白太后沈業奔走告昭先是揚州都督石苞來朝當還入辭魏主留語盡日出白文帝曰非常主也昭固知將有異圖矣沈業至旣成備魏主方率童僕數百人鼓譟而出昭弟屯騎校尉佃以衆入遇東止車門左右訶佃佃衆散走充逆戰南闕下魏主自用劍衆欲退太子舍人成濟問充事急矣當云何充曰公養汝等何爲而顧問邪濟抽戈直前刃出帝背事旣定太傅司馬孚請推主者僕射陳泰請斬充昭不聽族成濟增充戶千二百使統城外諸軍加散騎常侍充母不知事出于充數爲充罵成濟不忠欲以勸勵充左右聞者無不匿笑奉命定法律假金章賜甲第五等建封臨沂侯爲晉國衛將軍改封臨

穎晉受禪拜車騎將軍侍中尙書僕射進封魯郡公當是時八公同置安平王孚爲太宰其子義陽王望爲司徒皆以尊屬重鄭冲爲太傅王祥爲太保何曾爲太尉荀顛爲司空皆以經術孝行顯石苞爲大司馬陳騫爲大將軍皆出鎮方岳惟驃騎將軍王沈尙書令裴秀中書監荀勗中軍將軍羊祜與充親近用事其後一年而沈卒四年而祜出鎮六年而秀卒惟充勗任事最久充有刀筆才善伺候人主意所進士必始終經緯之雖背去弗責與勗及馮統共爲諂佞侍中任愷中書令庾純素疾之泰始七年氏羌擾關中七月愷薦充爲秦涼都督充筦尙書勗筦中書又皆侍中鍵制三省充固不欲出勗亦不欲出充然未有以解也遷延至十一月羣僚餞充夕陽亭充勗密計結昏太子可毋行語方洽充女齊王攸妃荃與其妹濬排慢出向充及羣僚叩頭流血求還其母充先

娶李豐女生二女荃濬豐遇禍李坐徙更娶郭槐生二女南風午
晉受禪李赦還充母敕充迎李帝特詔充置左右夫人以爲李地
郭怒充懼爲謙詞荅詔不敢當二夫人盛禮時劉含母及帝舅王
虔前妻皆毋丘儉女孫亦以赦還此比甚眾禮官不能沒多異居
相往來充憚郭爲李築室永年里而不往二女號泣請往不許充
本以孝偁母坐斃問所欲言母曰我教汝迎李新婦尙不肯安問
他事及充當出鎮二女益感激故及羣僚之餞也固請之眾以荃
王妃皆驚起散去雪甚平地深二尺軍暫不行勛乃使荀顛發其
端充妻郭陰賂皇后爲內主竟結太子昏會羊祜亦密啓畱充充
遂不出初郭槐欲詣李充曰彼有才氣卿往不如不往及昏太子
郭自負盛威儀而往旣入戶李出迎郭氣自沮不覺脚之屈也自
是充出郭輒防閑之恐其過李帝尋下詔斷如李比皆不聽還夫

家齊王妃恚死充遷司空侍中尙書令如故銜愷出已深相讐帝

召充愷宴諭解之充愷陽謝外相崇重交構益甚吏部尙書闕充

薦愷帝卽用之愷由是漸疏後竟得罪

愷字元褒樂安博昌人少尙魏明帝女齊國長公主晉國建爲文帝侍中封昌

國侯愷有幹濟才以社稷爲己任文帝器之泰始初大臣多老疾歸第愷以侍中數奉命就咨大政素疾充充恨欲疏之薦爲太子少傅而侍中如故充計不行愷亦薦充鎮關中充用荀勗計得畱又薦愷爲吏部選事稀稀入見充勸乘間言愷服御豪侈而使僕射高陽王珪劾愷用御食器愷坐免有司按驗愷所用乃妻齊公主得賜魏時御器也然愷已免毀數至帝漸薄之數起復躡後爲太常

以憂卒 充宴朝士河南尹庾純後至充曰君行常居人前今後何

也純先有爲伍伯者故充譏焉充先嘗有市魁純因曰有小市井

事不了故後爾充負貴益不平及純行酒充不時飲純曰長者爲

壽敢爾乎充曰父老不歸供養將何言也純因發怒曰賈充天下

兇兇由爾一人充曰吾輔佐二世蕩平巴蜀有何罪而天下爲之

兇兇純曰高貴鄉公何在眾失色罷坐充左右欲執純中護軍羊

琇侍中王濟右之然後得出充慙怒上表解職純亦自劾朝臣何

曾等多祖充竟免純官純字謀南潁川郡陵人歷官中書令河南尹兄弟六人三人不仕兄峻為諫議大夫以父老求侍養不許愷之謀出充也純贊

之故充亦恨焉既自劾太傅何曾太尉荀顗驍騎將軍齊王攸議以為純于禮律無虧然不遠希至孝之行而近惜常人之失應付清議司徒西曹掾劉斌河南功曹龐札等上表訟之乃不貶品久之復以為國子祭酒加常侍遷侍中終少府咸寧元年十二月帝有疾河南尹夏侯和謂充卿

二壻親疏等耳立人當立德欲以諷充廢太子而立齊王攸充不答亦不啓帝馮紆素畏攸因密以聞帝徙和為光祿勳罷充統城外諸軍事而位遇無替轉太尉行太子太保錄尚書伐吳之役以充為持節假黃鉞大都督總統六師充固陳吳未可伐且辭已老邁詔曰君如不行吾便自出充不得已受命諸帥次第克捷充獨議罷兵且請斬張華以謝天下疏甫上而吳平猶論功增邑八千戶卒贈太宰賜東園溫明祕器衣服絹布錢穀以供喪初充有子黎民年三歲充就乳母抱中撫字郭望見疑有私鞭殺乳母黎民戀念發病死後舉一子亦如之遂無子小女午通充掾韓壽遂妻

之生子謚充卒郭輒取謚為黎民子奉充後國臣固諫請立小宗

支子弗聽國臣上書朝廷求改立嗣帝寢不報郭遂表陳是充遺

意詔特聽謚襲封博士秦秀引莒人滅郈為比以充昏亂紀度請

謚曰荒帝不從改謚曰武謚字長深好學有才思惠帝時賈后專

政謚恃外戚驕橫卒遭禍敗謚歷官後將軍祕書監侍中數入二宮輕侮太子太子

其幼弟愷祖于宮中託為后所生子欲立之太子廢外趙王倫廢后斬謚母午及諸父并誅充之為大都督督軍屯項帳下都

督周勤晝夢百餘人錄充引入一逕寤聞失充出索覩逕尋之至

一府府公南面坐厲聲色訶責充以惑子孫亂家事充叩頭謝府

公怒不解曰汝所以竊名器延日月者衛府之勳耳終當使系嗣

外于鐘虞之間大子斃于金酒之中小子困于枯木之下言畢命

去充忽然得歸昏悴無人色師還而卒其後謚斬鐘下惠后服金

屑酒外午考竟斃大杖皆如所言云

論曰史稱府公訶責賈充事甚怪惑子亂家明昭之靈爽衛府之
勲明成濟之事昭敢行弑逆至死而不悔猶有靈爽以訶責充充
如不結昏惠帝太子不廢晉祚豈遂可永歟積三世之凶德以盜
神器又使張大其功平一四海天之所以腊其毒而屠膾之以垂
戒百代者固非一賈充所能輕重也獨怪彼賈充者母不樂以為
子女不樂以為父妻不樂以為夫而武帝即聾從昧寵眷彌摯遂
使竟陸延蔓金柅弗禁俗頽道喪往若淪波裴楷唐捐于直言傳
元徒勞于微諷由是亂臣賊子假翮爭奮辱主社君攤疊待罄因
斯釁孽毒彼蒸黎有志之士所為發冊而長吁抽豪而苑結也

石苞

石苞字仲容渤海南皮人雅曠有智局儀觀瓌偉魏時為縣小吏
謁者郭元信奉使過縣苞與鄧艾俱給御御行十餘里郭曰勉之

二子後苾當至卿相入洛見吏部郎許允求小縣允曰卿是我輩
人當相引在朝廷何小縣也歷景帝護軍司馬遷徐州刺史東關
之敗眾軍皆潰獨苞軍不動遷奮武將軍假節監青州諸葛誕兵
起以游兵破吳援師拜鎮東將軍封東光縣侯假節都督揚州鎮
壽春進征東大將軍遷驃騎文帝之喪賈充荀勗議葬禮未洩苞
奔赴既至謂允勗曰基業如此而以人臣終乎葬禮乃定即與豫
州都督陳騫諷魏帝禪位遷大司馬進封樂陵郡公加侍中鎮壽
春如故騫魏司徒矯之子也騫起家尚書郎以尚書行安東將軍從平諸葛誕拜淮
北都督封廣陵侯轉督荊州豫州進征南大將軍封鄉
侯晉受禪加車騎將軍封高平郡公遷侍中大將軍代汝陰王駿鎮壽春拔吳枳里城破涂中屯
入朝言胡烈卒非邊才將辱國時為揚州刺史不承順騫命帝疑其構徵送拜涼州騫嘆曰
今茲敗矣果失羌戎和與烈相繼戰沒十年遷太尉咸寧二年轉大司馬三年求入朝因乞骸骨
久乃許之太康二年卒年八十一贈太傅諡曰武騫少有度量舍垢匿瑕與賈充石苞裴秀等俱
為心膂而智度過之充苞久在淮南士馬強盛泰始四年淮北監軍王琛
等亦自以為不及也

密表苞交通吳人會荊州刺史胡烈言吳人欲入寇苞輒築壘遏

水以自固帝益疑下詔免苞官使義陽王望督大軍徵之東莞王
佃自下邳會師代以汝陰王駿苞先辟孫鑠爲掾鑠應命行財達
許昌聞其事馳至壽春勸苞放兵步出住都亭待罪帝意解苞至
以公就第引咎無怨色鄴奚官督郭虞上書訟之復拜司徒九年
卒謚曰武苞六子幼子崇字季倫少敏慧勇而有謀武帝深器之
繫官侍中先是帝欲矯魏氏奢汰之弊躬行節儉以率天下然大
臣何曾最爲豪縱蒸餅上不坼作十字者不食日食萬錢猶云無
下箸處每侍食不食太官所上食輒以常食自隨曾子劭又過其
父侍中任愷又過于劭衣服車馬宮室之度尠不踰僭者崇功臣
子得上寵愛善居積又通輕俠致富不貲與外戚王愷羊琇之徒
爭侈帝每嘗助愷然猶弗能勝也惠帝初楊駿輔政大封賞以悅
眾崇與散騎郎何攀共奏陛下正位東宮二十餘年今承大業而

班爵行賞乃優于革命平吳輕重不稱且大晉卜世無窮若有嚴
必進則數世之後莫非公侯不可以開制垂後當依準舊事弗聽
出爲荊州駿敗入爲衛尉諂事賈謚與潘岳歐陽建等號稱二十
四友劉琨陸機兄弟皆在數一時浮競之士以得與爲幸焉謚祖
母宐城君郭槐出崇輒望塵拜路左謚誅崇坐免崇甥歐陽建素
與趙王倫有卻而倫嬖臣孫秀素怨潘岳秀求崇笛伎綠珠弗得
怒勸倫殺崇建崇知之與岳陰說淮南王允齊王冏圖倫秀秀
知之矯詔收崇并建岳斬之崇聞收謂綠珠曰爲爾得罪矣綠珠
泣曰請效死官前遂自投樓下以死崇謂收者曰奴輩利吾財耳
收者曰知財爲患何不散之崇不能荅母兄妻子無少長皆被戮
惟兄子超走免佐成都王穎討倫秀拒王師爲范陽王虓所殺

裴秀

裴秀字季彥河東聞喜人也家世尚書令叔父徽有盛名秀八歲能屬文十歲客詣徽者出必過秀秀母賤嫡虐常使進客饌客爲秀故莫不起乃免魏時厯官散騎常侍尚書封鄉侯魏主好文學號秀爲儒林丈人侍中王沈爲文籍先生數讌東堂及將討文帝召沈而不及秀沈以馳白得封沈字處道太原晉陽人仕魏至侍中魏主遇弒封安平侯遷豫州監軍刺史求賢勸學教命甚美爲晉國御史大夫尚書令加給事中晉受禪轉驃騎將軍錄尚書事加散騎常侍統城外軍進爵博陵郡公泰始二年卒贈司空謚曰元子浚自有傳秀亦以定策功進封縣侯遷僕射晉臺建荀顛定禮儀賈充正法律秀改官制議建五等自騎督以上六百餘人皆封秀自封濟川侯地方六十里邑千四百戶初文帝愛舞陽侯攸武帝懼不得立陰以奇表示秀秀從容言于文帝曰中撫軍人望旣茂天表如此固非人臣之相也世子乃定武帝嗣晉王拜晉國尚書令右光祿大夫與賈充王沈俱開府加給事中又同勸進及受禪轉左光祿大夫封鉅鹿郡公

尚書令如故時人爲之語曰賈裴王亂紀綱裴王賈濟天下言亾魏而興晉也泰始四年遷司空秀以司空職地自禹貢以來山川地名久遠多變易說者牽引漸以暗昧乃甄舊聞列注古有今無者闕其疑作禹貢地域圖十八篇而序之曰圖書之設立象丞制三代置其官國史掌厥職漢入咸陽蕭何收秦圖籍今秘書無古地圖惟有漢輿地及括地諸圖不設分率不攷準望不備載名山大川雖有輪形皆不精密或荒外迂誕之言不合事實于義無取大晉龍興混一六合文皇帝乃命有司撰訪吳蜀地圖蜀土旣定六軍所經地域遠近山川險易征路迂直檢驗圖記罔或有差今上攷禹貢山海川流原隰陂澤古之九州今十六州郡國縣邑疆界鄉鄙古國會盟舊名水陸徑路爲地圖十八篇制圖之體有六一曰分率古用開方法後世用極度以辨廣輪之度二曰準望四至道以正彼此之體三

曰道里以定所由之數四曰高下五曰方邪遼城六曰迂直遷就城此
三者由地制宜以校夷險之異有圖象而無分率則無以審遠近
之差有分率而無準望雖得之于一隅必失之于他方有準望而
無道里則不通山海隔絕之地有道里而無高下方邪迂直之校
則徑路之數必與遠近之實相違失準望之正矣圖成奏之詔藏
祕府制朝儀損益刑政皆爲故事泰始七年卒于位
謚曰元

論曰晉之代魏也忌才而不忘德毋丘諸葛之屬下至嵇康呂安
皆見誅翦石苞以佐命元功片言見疑幾至禽戮而王鄭荀何獨
榮寵稠疊以沒其世彼既內結心膂外張爪牙矣其視羣公特贅
焉而姑與之爲繇藻也是故夷才以靖禍貴德以示寬大近之亦
不見任遠之亦不見嫌羣公者立身清濁之間受遇浮沈之際百

世而下可爲興感者也氣節之窮飾爲德望始色厲而內荏終摧
方以就園道固委蛇取貴若券及乎禍福所動廉恥蕩泯風俗既
成舉世視爲固然曾不能更復有所駭怪是非大有爲之君雷震
電燭于上一時賢士大夫剗鉅痛深惻怛悔恨于下上下下靡懈扶
持技剔三數十年之餘殆未可以遽革也成濟之逆石苞發其端
王沈洩其機賈充助其燄彼三子者其于踣魏造晉可謂不遺餘
力矣然而晉之始亂賈實胎之石超蠶蠱之毒王浚豺狼之性孱
主因而播遷中興爲其沮敗國祚家慶忽焉同盡裴秀徒儕王賈
之魯未覩拉摧之迹逸民顛覆江左闐然豈非謀有顯晦任有重
輕原心論隱異曲同工者乎天網恢恢吁可畏已

荀勗

荀勗字公曾潁川潁陰人漢司空爽之曾孫也十餘歲能屬文魏

時爲文帝從事中郎領記室與裴秀羊祜共管機密晉受禪以侍
中封濟北公羊祜讓公勛亦固讓爲侯拜中書監領著作與賈充
共定律令充不樂出鎮勛與左衛馮統共進充女爲太子妃充遂
得畱賈妃悍妬帝將廢之勛復與統固請保全焉進光祿大夫掌
樂伐吳之役勛附充諫止吳平猶論功封一子二孫亭侯太康中
進開府儀同三司監侍中如故久之守尙書令勛在中書久失之
悵甚賀者至勛曰奪我鳳皇池諸君乃賀我邪母憂上印綬詔起
視事泰始初議郎段灼上言自太宰司徒衛將軍三王宐留洛中
外諸王年十五以上足任州鎮者請皆遣之國又請罷五等以拔
兵本塞亂原帝問勛對諸王已爲都督之國則廢方任國皆置
軍軍還給國則闕邊守不可帝使勛重思之勛又陳曰如詔準古
方伯選才使軍國各隨方面爲都督誠爲佳矣然分裂舊土懼多

動搖使人心息擾若時宐轉封而不至分割土域有所損奪者可

隨宐節度五等虛名無異郡縣鄉亭造次改奪恐以爲恨今方了

其大者五等可須後裁帝善之

史咸寧三年勛將出齊王攸使楊珧奏之通鑑不取攸異云珧奏請諸王之國勛有異議蓋即指此

議也按勛復奏有廢五等事珧奏所無惟灼奏有之故知勛議爲灼奏也泰始初安平王孚爲太

宰義陽王望爲司徒齊王攸爲衛將軍與灼奏合故知灼奏在泰始初也又其時東莞王佃監充

州汝陰王駿督豫州彭城王權督鄴與

勛議已爲都督之國則廢方任亦合

太康中又議省州郡縣半吏以赴農功

勛議曰省吏不如省官省官不如省事省事不如清心昔蕭曹相

漢載其清靜致寧一之歌此清心之本也漢文亟拱幾至刑措此

省事也光武并合吏員縣官國邑財置十一此省官也魏太和中

王人四出省天下吏員正始亦并合郡縣此省吏也今必欲求之

于本則宐以省事爲先篤行諡崇敦睦使昧寵忘本者不得容而

僞行自息浮華者懼矣重敬讓尙止足則上下相安遠近相信矣

位不可以進趨得譽不可以朋黨求則是非不妄官人不惑矣去

異技抑異說變舊徼利者必誅則官業有常人心不遷矣事留則政稽政稽則功廢處位不怠則雖在挈餅守不假器矣使信若金石小失不害大政忍忿悁以容之簡文案畧苛細令之所施必使人易視聽願之如陽春畏之如雷霆勿使微文煩擾爲百吏所黷二三之命爲百姓所厭則吏竭其誠下悅上命矣設官分職委任責成君子心競而不力爭量能受任息不出位則官無異業政典不干矣凡此皆省事之本也苟無此愆則雖不省吏天下必謂之省矣若欲省官則九寺可并尙書蘭臺宐付三府若直大例減半恐衆官職業不得皆同或至否壅所省須復激而滋煩不可不重也門下啓通事令史伊羨趙咸爲舍人對掌文法詔以問勸勸曰今天下幸賴陛下聖德六合爲一望道隆化洽垂之將來而門下上俛陳咸張憚下俛此等欲以文法爲政皆愚臣所未達又頃言

事者皆云省官減事而求益吏適恐更擾耗臺閣臣竊以爲不可

按此云六合爲一則平吳後事

勸有才思善探人主微旨終未嘗犯顏迂爭所善馮統

字少胄安平人以博辨得幸歷遷侍中初勸阿帝意譽太子又與統共附賈妃時人多薄之齊王攸尤甚咸寧元年冬帝病困朝野屬望齊王勸大恐使統譖攸卒出之平吳之策洩張華勸統沮之不能得內慙疾華如讐出華鎮幽州華威德大著朝議將徵爲尙書令統諷止之竟以太常徵免官奉朝請統妙于語言凡勸意所向統輒先導之或推而助之相爲倡和所言無不售先勸卒後三年爲太康十年勸亦卒而楊駿用事勸贈司徒謚曰成

論曰以勸之明豈不知齊王張華之賢出之之非計哉然必爲之者不得已也恐失勢故結怨耦樂愚主故去強藩欲擅政故閒謀臣彼其日夜所營綜固已在恩隆誼篤之君萬年厭代之後矣身

壽有限心期無窮患失生于所蒙媼嫉中于所受不然則勸之論
事委悉豈非度時之良佐哉

晉畧列傳三

羊祜

羊祜字叔子泰山南城人蔡邕外孫景獻后同產弟也年十二喪
父如成人事叔父耽甚謹及長博學能文身長七尺三寸美鬚眉
善談論與王沈俱被曹爽辟祜不就沈勸之祜曰委質事人復何
容易已而爽敗沈以故吏免謝祜曰此非始慮所及也仕魏至
祕書監五等建封鉅平子與荀勗共掌機密遷中領軍統宿衛入
直殿中晉受禪進號中軍將軍加散騎常侍改封郡公不受乃進
本爵爲侯遷右僕射衛將軍給本營兵都督荊州鎮襄陽始至府
無百日糧祜以計罷吳石城守因得減戍卒之半墾田八百餘頃
軍食以足及受代粟支十年詔罷江北都督漢東江夏諸軍皆以
益祜入爲車騎將軍開府儀同三司祜上表固讓薦李熹魯芝李

允自代弗聽

憲字季和上黨銅鞮人博學高行與北海管寧同以賢良徵不行宣帝辟以疾辭郡縣扶輿上道母病踰泣氏城徒步還遂遭母喪起景帝從事中郎累遷司隸校尉以本官行司徒副鄭冲奉魏帝禪冊泰始初封祁侯仍為司隸遷太子太傅自魏明帝後東宮久曠官司不具詹事左右率庶子中舍人杜未置惟衛帥典兵二傅并攝眾事遷僕射拜特進光祿大夫以老遜位芝字世英扶風郿人魏時為天水太守有循聲遷廣平天水民赴闕乞留明帝嘉而許之為曹爽司馬斬關赴爽難下吏宣帝釋之起并州刺史遷青州所至著績晉受禪告老以光祿大夫徵加特進年八十四而卒

項之還鎮坐援吳降將步聞無功貶號平南祜增修德政以懷吳人每戰豫克日不為掩襲經吳境刈穀為糧必送絹償之游獵止晉地禽獸或先為吳人所傷皆還之吳人悅服呼羊公而不名吳將夏詳邵顛鄧香相繼降祜遂進據要害建五城收膏腴地吳石城以西皆入晉吳任陸抗鎮樂鄉祜與對境使命交通抗每偪祜德量雖樂毅諸葛孔明不能過也咸寧元年除征南大將軍開府儀同三司初吳中童謠曰阿童復阿童銜刀浮渡江不畏岸上虎但畏水中龍益州刺史王濬故祜參軍也徵為大司農祜以伐吳必資上流濬才足任又小字阿童表加龍驤將軍

監益州令密具舟楫咸寧二年十月上疏曰期運雖天所授功業由人而成蜀平天下皆謂吳當并滅自此來十三年是謂一周平定之期復在今矣凡以險阻得存謂所敵者同力足自固苟強弱異勢則險阻不可保也蜀之為國高山尋雲霓深谷肆無景懸車束馬然後得濟皆言一夫荷戟千人莫當及進兵之日曾無藩籬之限乘勝席卷徑至成都漢中諸城鳥栖而不敢抗非無戰心力不足也劉禪降伏諸營堡索然俱散今江淮之難不過劔閣孫皓之暴侈于劉禪吳人之困甚于巴蜀而大晉兵力盛于往時若引梁益之兵水陸俱下荆楚之眾進臨江陵平南豫州直指夏口徐揚青兗並向秣陵以一隅之吳當天下之眾勢分形散所備皆急巴漢奇兵出其空虛一處傾壞則上下震盪吳緣江為國東西數千里孫皓恣情與下多忌名臣重將不復自信是以孫秀之徒皆

畏逼而至將疑于朝士困于野平常之日猶懷去就兵臨之際必有應者終不能齊力致死已可知也其俗急速不能持久弓弩戟盾不如中國唯有水戰是其所便一入其境則長江非復所固還保城池去長入短官軍懸進人有致節之志吳人自戰其地有憑城之心軍不踰時克可必矣帝深納之明年吳夏口督孫慎入江夏汝南畧千餘家而去詔遣侍臣移書詰祐不追之意并欲移州祐對曰江夏去襄陽八百里比知賊問去已經日步軍安能追之勞師以免責非臣志也昔魏武置都督類皆與州相近以兵勢好合惡離故也疆場之間一彼一此慎守而已若輒移州賊出無常亦未知州之所宜據也明年以疾求入朝會景獻后在殯哀痛增劇詔扶疾引見乘輦入殿毋下拜既見侍坐復陳伐吳之計帝恐祐數入勞頓每遣中書令張華就問之華深贊之帝欲使臥護諸

將祐曰取吳不須臣自行但既平之後當勞聖慮爾功名之際臣不敢居乃舉杜預自代尋卒年五十八帝素服哭之慟是日大寒涕淚霑鬚髯皆成冰南州人值市日聞祐喪罷市巷哭吳守邊將士亦為之泣初帝特置南城郡以侯祐祐讓曰昔張良受畱漢祖不奪其志臣受鉅平于先帝矣敢辱重爵以速官謗帝嘉而許之至是欲以葬齊王攸表言祐遺令勿以南城侯印綬入樞詔曰祐固讓歷年志不可奪此夷叔所以稱賢季子所以全節也聽復本封以彰高美贈侍中太傅謚曰成祐卒二歲而吳平捷書至羣臣上壽帝執爵流涕曰此羊太傅之功也冊告祐廟依漢蕭何故事封祐夫人夏侯氏為萬歲鄉侯祐有好相郡將夏侯威異之以兄霸之子妻之霸降蜀姻親多告絕祐獨安其室恩禮有加通鑑作食邑五千戶賜帛萬匹穀萬斛祐在軍輕裘緩帶身不被甲鈴閣之下侍御者不過數十人頗以畋漁廢政嘗欲夜出軍司徐允

執棨當營門曰將軍都督萬里安可輕脫將軍之安危亦國家之安危也允今日若以此門乃開余祐改容謝之自此稀出矣性樂山水每風景必造峴山置酒言詠終日不倦嘗慨然太息顧從事中郎鄒湛等曰自有宇宙便有此山由來賢達勝士登此遠望如我與卿者多矣皆湮滅無聞令人悲傷百歲後有知魂魄猶應登此也及幸襄陽百姓于祐平生所游憇處建廟立碑歲時饗祭望其碑者莫不墮淚杜預因名為墮淚碑荆土諱祐嫌名呼戶皆曰門改戶曹為辭曹焉

論曰羊公流澤餘韻藹然春風之和雖百世而下有餘慕矣然疾荀勗馮統又以軍法欲斬王戎何其嚴也從甥王衍陳事詞甚備辯祐謂客曰夷甫方以盛名處大位然敗俗傷化必此人也知幾其神所由深慮于平吳之後者乎

杜預

杜預字元凱京兆杜陵人也父恕魏幽州刺史廷宣帝幽於預既婚文帝妹乃得拜尚書郎襲豐樂亭侯賈充定律令預為注解奏行之晉受禪守河南尹詔為黜陟之課預奏議曰臣聞疑諸心而信耳目疑耳目而信簡書簡書愈繇官方愈偽昔漢之刺史歲終奏事不制課算而清濁稱舉魏氏考課即京房之遺意其文至密故歷代不能通今科舉優劣莫若委任達官各考所統在官一年以後每歲言優者一人為上第劣者一人為下第因計偕以名聞主者總集采按六優者超用六劣者奏免優多者敘用劣多者左遷準量輕重微加降殺不足復以法盡也已丑詔書以考課難成聽通薦例薦例之理即取風聲六年頓薦黜陟無漸又非古者三考之意也今每歲一考則積優成陟積劣取黜以士君子之心相

處未有官故六年六黜清能六進否劣者也監司亦將隨而彈之
若令上下公相容過此爲清議大頽亦無取于黜陟也司隸石鑒
以宿憾奏免預職虜寇隴右除安西軍司到長安更除秦州刺史
領東羌校尉輕車將軍假節已而鑒行安西將軍使預出兵擊虜
預陳五不可四不須請鉞力大運俟來春乃進討鑒大怒奏預乏
軍與檻車徵八議贖論然虜事卒如預策朝廷以爲知兵劉猛叛
詔以散侯定計省闈俄拜度支尙書立籍田興常平倉定穀價較
鹽運制課調丁男之戶歲輸絹三匹綿三斤女及次丁男爲戶者半輸其諸邊郡或三分之
二遠者三分之一夷人輸實布戶一匹遠者或一丈男子一人占田七十畝女
子三十畝其外丁男課田五十畝丁女二十畝次丁男半之女則不課男女年十六以上至六十
爲正丁十五以下至三十六十一以上至六十五爲次丁十二以下六十六以上爲老小不事遠夷
不課田者輸義米三斛遠者五斗極遠者輸算錢人二十八文其官品第一至第九各以貴賤占
田一品五十頃每品減五頃至九品占田十頃又各以品高卑蔭其親屬多者及九族少者三世
宗室國賓先賢之後及士人子孫亦如之又得蔭人以爲衣食客及佃客六品以上得衣食客三人
七品八品一人九品至武騎一人其佃客一品二品無過五十戶三品十戶四品七戶五品五戶六品三
戶七品二戶八品九品一戶按此處軍國之要內以利國外以救邊者五十餘
平吳以後制度當本預所定

條造二元乾度麻建河橋于富平津以避孟津之險咸寧四年秋
宛豫大霖雨螟蟲起詔問主者何以佐百姓預上言漢時東南多
陸田陂塢有數魏時人稀故得多修水田今戶口日增而陂塢歲
決良田變生蒲葦人居沮澤水陸失宜州界所領佃者大軍襍土
凡用水田七千五百餘頃耳計三年之儲不過二萬餘頃以常理
言之無爲多積無用之水況今水潦益溢大爲菑害宜敕刺史二
千石其漢氏舊陂舊塢及山谷私家小陂宜皆修繕以蓄水其諸
魏氏以來所造立及因雨決溢蒲葦馬腸陂之類皆決瀝之令居
者盡得水產之饒不出境界且算野食水去之後至春可種人無
牛犢典牧種牛大小四萬五千餘頭不供耕稼無益徒費宜分三
萬五千頭付二州將吏士庶使及春耕穀登之後頭責運穀二百
斛得運水次成穀七百萬斛所畱萬頭卽令典牧堃墾三魏牧地

從之在內七年損益不可勝數號曰武庫十一月代羊祜爲鎮南
大將軍荊州都督到卽襲破吳西陵督張政名將諱敗預表還
所獲以間之吳罷政代以雷憲太康元年正月伐吳至江陵分二
軍一軍循江西上一軍夜渡襲樂鄉多張旗幟起火于巴山吳都
督孫歆恐與江陵督伍延書曰北來諸軍乃飛渡江也王濬兵至
歆出拒敗還預將管定周旨伍巢伏兵隨敗軍入直至帳下虜歆
而還遂克江陵是時濬水軍已克西陵當來受預節度而大都督
賈充倡議以爲吳未可滅宐罷兵俟來冬更舉預曰昔樂毅藉濟
西一戰以笄強齊今兵威已振譬如破竹數節之後皆迎刃而解
無復著手處也乃表論吳必可克宐罷兵而逆致濬書曰足下
旣摧其西藩便當徑取秣陵討累世之逋寇釋吳人于塗炭自江
入淮踰于泗汴沂河而上振旅還都亦曠世一事也濬得書大喜

引軍遂下預自畧沅湘以南皆降下之凡斬及生得吳都督監軍
十四人牙門郡守百二十餘人徙將士屯戍之家以實江北吳平
進爵當陽侯增食邑笄前九千六百戶封子耽亭侯千戶賜絹八
千匹預自以家世吏職武非其功請解都督弗許乃破山夷屯據
要害修邵信臣遺迹激用滢清溉原田萬餘頃刊石分水以絕爭
萌自襄陽達江陵舊無逕道由漢溯江迂途千數百里又巴丘湖
沅湘所會荆蠻恃以爲固預乃開楊口起夏水達巴陵內瀉長江
之險外通零桂之漕講武立學政要畢舉刻二碑自紀勲績一沈
萬山之下一立峴山之上曰安知百世而後陵谷不變遷乎數餉
遺洛中貴要或問其故曰吾不求益恐爲害也徵爲司隸加特進
行次鄧縣而卒年六十三贈征南大將軍開府儀同三司謚曰成
預長于左氏爲之集解又參考衆家譜第謂之釋例又作會盟圖

春秋長歷成一家之學

王濬

王濬字士治引農湖人也家世二千石濬少有大志不修名行後更變節博學多通為羊祜參軍祜兄子暨白濬奢侈祜曰濬有大才將以濟其所欲必可任也除巴郡太守郡邊吳兵士苦役生子多不舉濬設禁輕繇產者給復全活甚衆轉廣漢太守八年益州刺史皇甫晏討白馬胡為牙門張宏所殺濬用主簿李毅策立發兵討之詔進益州遂誅宏封關內侯懷輯殊俗徼外多降徵拜右衛將軍除大司農祜密表畱濬監梁益軍拜龍驤將軍還鎮具舟師以謀吳濬乃作大船連舫方百二十步受二千餘人木城四門起樓櫓外可馳馬

吾友包世臣曰峽江湍急每過難船必倒行百二十步之船安得不敗意當時恐敵之詞史家不解兵事遂以入贖示接連舫方百二十步則非一船船可離合木城亦然不必于峽中先連綴也史又云咸寧五年上言孫皓荒淫作船木梯蔽江而下包曰木梯適供工匠炊火此必非實

恐卒歿更立船作七年日有朽敗臣年七十歿無日三者一乖

則吳難圖也表與杜預表會帝遂命濬出師

史言前在巴郡之所全活皆堪後役供軍父母勉以母愛死按

濬為巴郡去此才十一年耳

太康元年正月發成都克丹陽禽吳監軍盛紀二月三

日克西陵獲吳鎮南將軍畱憲征南將軍成據宐都太守虞忠五

日克荆門夷道獲吳監軍陸晏八日克樂鄉獲吳水軍都督陸景

降吳平西將軍施洪十八日乙亥詔進濬平東將軍假節督梁益

濬乘勝順流直至三山皓遣游擊將軍張象率水軍萬人逆戰象

以軍降皓遣太常張夔等奉璽綬送牋請降三月十五日濬入石

頭皓素車白馬肉袒面縛銜璧牽羊大夫衰服士舁櫬率其僞太

子瑾瑾弟魯王虔等二十一人造壘門濬杖節受之解縛焚櫬送

于京師收圖籍封府庫軍無私焉初詔書使濬下建平受杜預節

度至秣陵受王渾節度濬至西陵預逆與書推崇濬功促其徑下

濬大悅表呈預書將至秣陵渾遣信邀令覲過論事濬報曰風利不得泊也初渾部出橫江參軍陳慎都尉張喬攻尋陽賴鄉擊吳牙門將孔忠皆破之獲吳將五人珍吳護軍李純據高望城破吳將俞恭降吳將二人司馬孫疇揚州刺史周浚與吳戰城陽斬吳丞相張悌大將軍孫震首虜七千八百級進屯橫江濬既破上方揚州別駕何惲說周浚速渡浚善其謀使白渾渾曰受詔但令江北抗衡吳軍今違命直進勝不足多若其不勝為罪已重且詔令龍驤受我節度但當具君舟楫一時俱濟耳惲曰龍驤克萬里之寇以既濟之功來受節度未之聞也握兵之要可則奪之渡江必克將何所慮若疑不捷不可謂智知而不行不可謂忠渾執不聽濬入石頭之明日渾始渡江怒濬不待己而乘勝納降將攻之濬參軍何攀勸濬送皓與渾乃止

攀蜀郡人仕州為刺史皇甫晏主簿張宏言晏誣以大逆攀時居母喪遂詣梁州拜表證晏不反濬

為益州辟別駕奉使入朝言兵事稱旨詔參濬軍歷廷尉平敬騎侍郎誅楊駿封西城縣侯素遷揚州刺史在任三年遷大司農轉兗州刺史不拜趙王倫篡位遣使召之遂偃疾篤逼至都卒

大渾又欲表濬違詔不受節度惲與浚牋曰書貴克讓易大謙光前破張悌吳人失氣龍驤因之陷其區宇論其前後我實緩師而今方競其功彼不吞聲將虧雍穆之美浚諫渾渾不納奏上有司請按濬檻車徵帝弗許詔讓濬曰伐國事重宜令有一前詔將軍受渾節度渾思謀深重按甲以待將軍云何徑前不從渾命違制昧利甚失大義將軍功勳簡在朕心當率由詔書崇成王法而于事終恃功肆意朕將何以令天下濬上書自理曰臣前被庚戌詔書曰軍人乘勝猛氣益壯便當順流長驚直造秣陵臣被詔之日即便東下又前被詔書云太尉賈充總統諸方自鎮東大將軍佃及渾濬彬等皆受充節度無別令臣濬受渾節度之文自達巴丘所向風靡知皓窮蹙勢無所至十四日至牛渚去秣陵二百里宿

設部分爲攻取節度前至三山渾在北岸遣書與臣可暫來過共有所議亦不語臣當受節度之意臣水軍風發乘勢造賊城加宿設部分行有次第無緣得于長流之中迴船過渾令首尾斷絕須臾之間皓遣使歸命臣卽報渾書并寫皓牋具以示渾使速來當于石頭相待軍以日中至秣陵暮乃被渾所下當受節度之符欲令臣明十六日悉將所領還圍石頭備皓越逸又索蜀兵及鎮南諸軍人名定見臣以爲皓已來首都亭無緣共合空圍又人名定見不可倉卒皆非當今之急不可承用中詔謂臣忽棄明制專擅自由伏讀怖栗不知投厝豈惟老臣獨懷戰灼三軍上下咸盡喪氣臣受國恩任重事大常恐託付不效孤負聖明故投身歿地轉戰萬里蒙被寬恕之恩得從臨履之宜憑賴威靈僅而能濟皆是陛下神策妙算臣承指授效鷹犬之用耳有何勲勞而敢恃功肆

意臣以十五日至秣陵而詔書以十二日起洛陽其間縣濶不相赴接臣之罪責空蒙恕察假令孫皓猶有螳螂舉斧之勢而臣輕軍單入有所虧喪罪之可也臣所統八萬餘人乘勝席卷皓衆叛親離無復羽翼匹夫獨立不能庇其妻子雀鼠偷生苟乞一活耳江北諸軍不早縛取自爲小誤臣至便得更見怨恚云守賊百日而令他人得之言語噂沓不可聽聞按春秋之義大夫出疆猶有專輒臣雖蠢愚以爲事君之道苟利社稷死生以之若顧嫌護責人臣不忠之利非明主社稷之福也受恩深重死且不報而以疏頑舉措失宜願陛下明臣赤心而已渾又騰周浚書言渾軍得吳寶物濬復表辨至都有司奏渾表既不列前後所被七詔月日又赦後違詔不受渾節度大不敬付廷尉科罪詔曰詔書稽留所下不至便令與不受詔同責未爲經通渾不卽表上所被渾宣詔

此可責也濬有征代之勞不足以一青掩之有司又奏濬救後燒
 船百三十五艘敕付廷尉推詔勿推拜輔國大將軍領翊軍校尉
 舊校唯五屯騎步兵長水越騎射聲置此營自濬始有司又奏輔國依比未為達官
 不置司馬不給官騎詔依征鎮給五百大車增兵五百人為輔國
 營給親騎百人官騎十人封襄陽侯邑萬戶子彝楊鄉侯千五百
 戶賜絹萬匹濬自以功大為豪強所抑進見陳狀不勝忿或徑出
 不辭帝每容恕之益州護軍范通謂濬曰卿功則美矣恨所以居
 美者未盡善也旋旆之日角巾私第口不言功若有問者輒曰聖
 主之德羣帥之力也王渾能無媿乎濬曰吾始懼鄧艾之禍不得
 無言末不能遣諸甸中是吾福也濬前鋒唐彬應機制勝功最多
 未至秣陵二百里知皓必破併疾留諸將爭功彬獨不預識者高
 之彬字儒宗魯國鄒人也身長八尺便弓馬走及犴鹿從師受經尤明周易還家教授生徒數百人魏時以別駕奉使詣相府或薦之文帝帝訪諸參軍孔穎顯忌其能良久不畜陳騫欲板對

日彬之為人勝騫遠矣帝曰但能如卿固未易得何論于勝騫晉受禪至巴東監軍加廣
 武將軍上征吳策稱皆為濬前鋒吳平進右軍將軍封上庸侯食邑六千戶賜絹六千匹徵拜翊
 軍校尉出監幽州領護烏桓校尉恩信大著拓境復秦塞分屯山谷烽埃相望邊境宴然自漢魏
 征鎮無及彬者部大莫康遣子入侍而諸種攻殺莫鹿彬欲討之恐列上俟報虜則逃散輒發幽
 冀牛車參軍許祇密奏之檻車徵事直見原元康初拜前將軍領西戎校尉雍州刺史
 禮致處士皇甫申叔嚴舒龍晏茂時梁子遠幅巾論道州境大和幽州百姓生為立碑

博士秦
 秀上言曰自大晉啓祚輔國之號率以舊恩濬無功之時已受九
 列之顯位立功之後更得寵人之辱號四海視之孰不失望蜀小
 吳大平蜀之後二將皆就加三事今濬還而降等天下安得不惑
 乎乃遷鎮軍大將軍加散騎常侍轉撫軍領後軍將軍濬王食錦
 衣奢縱自逸年八十乃卒謚曰武二孫過江不見省錄桓溫上言
 曰臣聞崇德賞功為政之所先興滅繼絕百王之所務故撫軍王
 濬歷職內外任兼文武荷戈長鶩席卷萬里僭號之吳面縛象魏
 襄陽之封癢而莫續臣竊悼之濬有二孫年出六十室如懸磬餽
 口江濱四節烝嘗菜羹不給昔漢高定業求樂毅之世世祖旌賢

建葛亮之胤夫効忠前代立功異國尙通天下之善使不泯棄況
濬建元勳于當年著嘉慶于身後靈基託根于南陲皇祚中興于
江左舊物克彰神器重耀豈不由伊人之功力也哉宐垂矜閔追
錄舊勳纂錫茅土則聖朝之恩宣暢于上忠臣之志不墜于地矣
不報

陶璜

陶璜字世英丹楊秣陵人也魏時吳交趾太守孫譚貪暴又察戰
鄧荀擅調孔雀三千頭送建業郡吏呂興因民怨殺譚荀降魏秦
始中吳用璜復取交趾以爲交州刺史廣州刺史滕脩字顯先南陽西鄂人數
討南賊不能制璜謂之曰南岸仰吾鐵絕弗與市必壞兵爲田器
如此二年可一戰滅也脩從之果捷皓旣降遺書羣臣使展節于
晉璜脩並涕泣送印綬詔復本職時以吳平罷州郡兵璜上言交

土荒裔斗絕一方或重譯而言連帶山海南郡去州海行千餘里
外距林邑財七百里夷帥范熊自僞爲王連接扶南朋黨相倚臣
前後征討雖翦魁桀深山僻穴尚有逋竄臣所統七千餘人彘年
耗減見存者二千四百二十人今四海混同無思不服自當卷甲
銷刃禮樂是務而此州之人識義者寡猷安樂好禍亂又廣州南
岸周旋六千餘里不賓屬者五萬餘戶桂林不羈萬戶服從官役
財五千餘家二州唇齒惟兵是鎮又寧州興古接據上流去交趾
千六百里水陸互通勢相維繫州兵未宜省約以示單虛從之在
南三十年恩威著殊俗及率舉州號哭代者吾彥彥字士則吳郡
吳人身長八尺手格猛獸以小將給陸抗抗奇其勇略拔用之至
建平太守王濬造船于蜀彥覺之請增兵皓不許乃密爲錐鑿斷
江路濬兵至堅守不下濬退舍禮之吳亾始降其代璜九真戍兵

逐長吏賊帥杜祉圍郡城皆討平之在鎮二十餘年南土大治自表求代徵爲大長秋璜父基子威淑孫綏四世爲交州者五人而滕脩孫含爲庾冰輕車長史討蘇峻有功封侯亦爲廣州刺史論曰中土之所以制御蠻夷惟在審其所必需蓋物產莫備于中土矣無所需于彼而與爲市者非貴異物則奸人嗜利而誤國廣州閉關南岸卒困可謂約而易操者也

晉畧列傳四

扶風武王駿

駿字子臧宣帝第七子也母曰伏夫人駿幼慧五六歲能書疏諷誦經籍見者奇之及長清貞守道爲宗室雋望魏時至安東大將軍鎮許昌武帝踐阼封汝陰王督豫州如故吳將丁奉寇芍陂距卻之代石苞鎮壽春尋復還許泰始六年六月秦州刺史胡烈擊叛鮮卑秃髮樹機能敗於萬斛堆駿同母兄亮督關中遣將軍劉旂救烈逗撓坐斬亮引咎乞貸詔赦旂免亮官以尙書石鑿督秦拜駿鎮西督雍涼鑿尋免駿遂全督關中駿善撫馭有恩威勸課農桑與士卒分役身及僚佐將帥兵士人限田十畝表聞詔下州縣各使致力農事七年四月北地胡寇金城涼州刺史牽（亮）討之敗於青山十年八月復寇金城時涼州刺史楊欣與燉煌連兵未

解熒煌太守熒欣表用梁澄郡功曹宋質輒廢澄表用議郎令狐豐欣討之為所敗遂連兵至威寧二年豐死其弟宏輒代豐欣乃討斬之駿命將斬胡帥乞

文泥等威寧元年二月樹機能降二年五月又斬胡帥吐敦三年樹機能叛駿使平虜護軍文淑討斬三千級進征西大將軍開府儀同三司詔遣七千人代涼州守兵而樹機能侯彈勃等欲劫田者駿遂使淑督三州兵益進屯以威之樹機能乃遣所領二十部及侯彈勃面縛軍門送質子復降其年駿入朝徙封扶風復還鎮安定北地諸胡吉軻羅侯金多及北虜熱同等二十萬口來降四年六月樹機能復叛其黨若羅拔能等寇武威刺史楊欣與戰敗死涼州陷五年朝廷使馬隆討斬之涼州平太康元年進駿驃騎將軍是時吳初平侍御史郭欽上疏請因兵力徙內郡襍胡于邊初五部匈奴可三萬落自魏時已居并州汾晉閒左賢王曰劉豹右賢王曰劉猛泰始中猛叛出塞數寇邊刺史劉欽監軍何植

頻破之植誘其左部帥李恪恪殺猛降威寧中餘虜犯塞監軍胡奮討破之其都督拔奕虛獨雍等復先後率所部二萬落內附劉豹卒子淵代為左賢王有奇畧王渾李熹咸侮歎薦拔帝亦以為由余日磾之儔幾大用者數矣凡胡戎所居并州則太原上黨西河樂平新興諸郡國皆匈奴雍州則馮翊北地新平安定皆羌或氏京兆扶風始平及秦州之畧陽武都陰平皆氏皆與民襍處而關中自上郡并州自雁門以北秦漢郡縣皆為塞外僑置九原雲中定襄諸縣于新興而已欽疏畧曰戎狄強獷歷古為患魏初人寡西北諸郡盡為戎居今雖服從若百年之後有風塵之警胡騎自平陽上黨不三日而至孟津西河太原安定馮翊盡為狄庭矣宐及平吳之威謀臣猛將之畧徙諸郡襍胡于邊地而募取外罪及三河三魏見士四萬家以充其地峻四夷出入之防明先王荒

服之制裔不亂華萬世之長策也帝不能用其後塞外匈奴大阿
厚率部落二萬九千三百人來降復處之西河太康七年八月匈
奴胡都大博及菱莎胡各率種落十餘萬口詣雍州降九月駿薨
于鎮本傳云齊王攸出鎮表諫懇切不從發病歿按攸出鎮在三年不相及贈大司馬加侍中假黃鉞謚曰武駿
有孝行太妃隨亮息慕常涕泣聞疾輒憂懼不食鎮關中十六年
威惠著信薨之日泣者盈路百姓為樹碑長老見碑皆下拜自駿
薨代者頻數隴西王泰代駿十年南陽王東徙封秦王代泰惠帝
元康元年四月梁王彤代東九月趙王倫代彤四年五月匈奴郝
散反并州八月度河降馮翊馮翊都尉受殺之六年其弟度元與
馮翊北地馬蘭盧水羌胡俱反殺北地太守張損敗馮翊太守歐
陽建倫所任嬖人孫秀與雍州刺史解系爭軍事更相表奏建亦
表倫罪惡朝廷以倫撓亂關右徵還復代以彤八月度元又敗系

秦雍氏羌悉反推氏帥齊萬年為帝圍涇陽詔安西將軍夏侯駿
督建威將軍周處討之彤嫉處七年正月處戰死八年張華陳準
共薦左積弩將軍孟觀九年正月觀禽萬年于中亭太子洗馬江
統復作徙戎論以警朝廷卒不見聽論曰夫夷蠻戎狄謂之四塞九服之制地在要荒與中國壤斷土隔不相侵涉弱則畏服強則侵叛雖聖大度之君咸未能以恩德懷柔也待之有備禦之有常雖稽顙執贄而邊城不弛固守為寇強暴而兵甲不加遠征期令境內獲安疆場不侵而已周室失統諸侯專征以大兼小轉相殘滅封疆不固而利害異心戎狄乘間得入中國或招撫以為己用故申繒之禍顛覆宗周襄公邀秦遠與姜戎當春秋時義渠大荔居秦晉之域陸渾陰戎處伊洛之間鄭瞞之屬害及齊東侵入齊宋陵虐邢衛齊桓攘之仲尼稱功其後楚吞蠻氏晉翦陸渾趙開榆中秦滅義渠始皇并天下南兼百越北走匈奴五領長城戍卒億計雖師役煩殷寇賊橫暴然一世之功戎虜奔命當時中國無復有四夷也漢都長安關中之郡號曰三輔王莽之敗赤眉因之西都荒毀百姓流亡建武中馬援領隴西太守討叛羌徙其餘種于關中居馮翊河東空地而與華人雜處數歲之後族類蕃息永初元王使西域發羌氏為行衛于是羣羌奔駭覆屠屠城鄧騭與戶諸戎遂熾南入蜀漢東畧趙魏唐突軼關侵及河內至遣北軍中候朱寵將五營士于孟津距羌十年之中夷夏俱弊任尙馬賢僅乃克之此所以為害深重累年不定者雖由將非其才亦豈不以寇發心腹創大愈遲之故哉自此之後餘美不盡小有際會輒復侵叛雍州之戎常為國患漢末之亂關中殘滅魏興與蜀分隔疆場之戎一彼一此魏夏侯淵討叛氏阿貴千萬等後因拔棄漢中遂徙武都之種于秦川欲以弱寇強國并禦蜀虜此蓋權宜之計一時之勢非所以為萬世之利也今者當之已受其弊矣夫關中土沃物豐帝王之都未聞戎狄宜在此土也非我族類其心必異因其衰弊遷之畿服士庶玩習侮其輕弱使怨恨之氣毒于骨髓至于蕃育眾盛則坐生其心以貪悍

晉書卷四十四 扶風王駿 三

之性挾憤怒之情候隙乘輒為橫逆而居封域之內無障塞之隔掩不備之人收散野之積故能為禍滋蔓此必然之勢已驗之事也當今之空宐及兵威方盛眾事未罷徙馮翊北地新平安定界內諸羌著先零罕罕析支之地徙扶風始平京兆之民出還隴右著陰平武都之界廩其道路之糧今足自致各附本種返其舊土使屬國撫夷就安集之戎晉不謀於其所上合往古即敘之義下為盛世永久之規縱有滑夏之心絕遠中國隔閩山河雖為寇暴所害不廣昔者充國子明能以數萬之眾制羣羌之命雖有訐謗深計豈不以華夷異處要塞易守之故得成其功也哉難者曰方今關中暴兵二載老帥十萬水旱沴饑札瘥天昏凶逆既戮空鎮之以安豫而子方欲作役起徒興功造事使疲瘁之眾徙自猜之寇以無穀之人遷乏食之虜恐食盡力屈前害未弭而後變復橫出矣若曰羌戎連兵載離寒暑矣而今異類瓦解同種土崩子以此等為尚挾餘憤悔惡反善懷我德惠而來柔附乎將勢窮道盡智力俱困懼我兵誅以至于此乎曰無有餘力勢窮道盡故也然則我能制其短長之命而令其進退由己矣夫樂其業者不易事安其居者無遷志方其自疑危懼故可制以兵威使之左右無違也迨其外離逃與關中之人戶皆為難故可遐遷遠處令其心不懷土也且關中之人百餘萬口率其少多戎狄居半處之與遷必需口實若遇遷遠處糶不繼者故當傾關中之穀以全其生必無擠于溝壑而不為侵掠之害者也今我遷之傳食而至附其種族使自相贖而秦地之人得其半穀是為濟行者以廩糧遺居者以積倉寬關中之逼去盜賊之原除旦夕之損建終年之益若憚暫舉之小勞而忘承逸之宏策惜日月之煩苦而遺繫世之寇敵非所謂能開物成務謀及子孫者也并州之胡本實匈奴桀惡之寇也漢宣之世國內五裂呼韓邪衰弱不能自存依阻塞下建武中入居漠南數世之後亦輒叛戾中平中黃巾賊起發調其兵部眾不從而殺羌渠由是於彌扶羅求助于漢以討其賊值世喪亂乘釁虜掠寇至河南建安中又使右賢王去卑誘質呼廚泉聽其部落散居六郡咸熙之際以部太強分為二帥泰始之初又增為四于是劉猛內叛連結外虜近者郝散之變發于穀遠今五部之眾戶至數萬人口之盛過于西戎加其天性驍勇弓馬便利倍于氏羌若有風塵之慮則并州之域可為寒心榮陽句驪本居遼東塞外正始中幽州刺史毋丘儉伐其叛者徙其餘種始徙之時戶落數百子孫孳息今以千計數世之後必至殷熾今百姓失職猶或叛心犬馬肥充則有噬齧況于

夷狄能不為變但顧其微弱勢力不陳耳夫為邦者患不在貧而在不均憂不在寡而在不安以四海之廢土庶之富豈須夷狄在內然後取足哉此等皆可申論發遣還其本域慰彼羈旅懷土之思釋我華夏纖介之憂惠此中國以綏四方德施永世于計為長 其年徵彤代以河閒王暉初武帝作石函之制非至親不得鎮關中河閒雖疏屬然能輕財愛士朝廷以為賢故特用之卒成八王之禍

論曰史稱惠帝失政刑徙戎之策必不能舉是也若欽陳言于太康之初因平吳復涼州之勢使杜預諸臣為之度可及乎雖然中外地也受性于天曷嘗不均自漢及晉歷年已久其中才俊之士驥首王路者蓋往往而是也若因其鼓舞之氣責之使通昏姻革舊俗衣服飲食語言文字皆與華同然後齒之于土而登之于朝昏姻既通族類亦變數世之後蔑不化矣奚待徙哉當晉之隆其士大夫方且競立門戶寒素之族絕不敢望方雅況于戎狄是以數十年間計不及此上不責以變俗彼中之魁傑者必且堅執其

晉書卷四
故習務自別異別異既彰必受侮慢侮慢既積必成讎讎讎讎既深必息報復報復一起勢強者勝弱既受禍報亦如之地勢人力數終不敵是以劉宗覆于靳準石氏屠于冉閔慕容苻姚獲免者尠或同類相殘賊或異種相吞噬禍始國姓逮于種人殺戮之慘蓋百年而未已豈不痛哉豈不惜哉

馬隆

馬隆字孝興東平陸人也少立名節魏兗州刺史令狐愚坐外舉州莫敢收隆以武吏託偁愚客葬之行喪三年植松柏冢上然後去泰始中詔州郡舉壯勇秀異才力傑出之士州舉隆稍遷司馬督朝廷未之奇也涼州刺史楊欣失羌戎和隆陳其必敗欣果爲鮮卑秃髮樹機能等所攻殺涼州遂陷帝臨朝嘆曰誰能爲我討此虜通涼州者乎朝臣莫對隆進曰陛下能任臣臣能討之帝曰

必能何爲不任顧卿方畧何如耳隆曰陛下若任臣當聽臣自任帝曰自任云何對曰臣募勇士三千人奉陛下威德鼓行而西必滅虜然請無問所從來帝許之以爲討虜護軍武威太守朝臣曰兵多足用柰何橫設賞募亂常典隆小將妄言不可聽帝弗爲動隆募限署引弩三十六鈞弓四鈞立標簡試旦至日中得三千五百人曰足矣因請自至武庫選杖與武庫令忿爭御史中丞劾隆隆曰臣當效命疆場以報所受武庫令乃以魏時朽杖見給不可用非陛下使臣滅賊意也帝從之給其軍三年資而遣之隆西度溫圍水賊據險遏隆隆作扁箱車上施木屋依八陣爲行營以度險出險得平地則環車施鹿角且戰且前虜騎不得騁時出奇擊賊遂得至郡降鮮卑大人猝拔韓且萬能等萬餘落卽用諸戎攻樹機能大破遂斬之涼州平自隆之西音問斷絕朝廷憂之或言

已沒後隆使夜到帝拊掌歡笑詰旦召朝臣曰若從諸卿言是無秦涼也詔拜宣威將軍假節加赤幢曲蓋鼓吹將賞隆將士有司奏隆將士行時皆先加爵不應更授衛將軍楊珣駁曰前精募將士故少加爵命以爲誘引今全軍獨克西土獲安不得便以先授塞此後功乃賜爵加秩各有差太康元年七月南虜軻成宐寇西平浩變殺督將以下三百餘人詔隆將所領又給牙門一軍爲平虜護軍西平太守虜聞隆至盡走險阻隆令軍士皆負農器若將田者虜意懈襲破之郡境遂安太熙初封奉高侯加授東羌校尉卒于官

論曰名募非良法也承平日久卒伍疲薶恆倉卒而出此游手無賴桀驁不馴之徒攘臂爭應毒民則鴟張臨敵則獸散耳隆夙樹風義久居殿中意其平時所知習必有懷才抱器欲得自見之人故引類相及一旦輻湊名爲名募實則選鋒不然驅市人而戰之鮮不敗矣

周處

周處字子隱吳興陽羨人也

本傳作義興陽羨人按陽羨漢屬吳郡吳分吳爲吳興屬吳興郡晉初因之元帝時處子玘三定江南始立義

興郡治陽羨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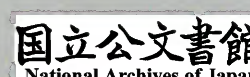
父魴吳郡太守處少孤未弱冠膂力絕人好馳騁田獵不

自修飭州曲患苦之處慨然有改勵之志謂父老曰今時和歲豐不樂何也父老曰三害未除何樂之有處曰何謂三害父老曰南山白額虎長橋下蛟并子爲三矣處曰若此爲患吾能除之便入山射殺虎投水搏蛟蛟或沈或浮行數十里處逐之經三日夜人謂處已死皆相慶賀處斬蛟還聞鄉里之相慶也始知人患己之甚果如父老言則人吳尋二陸機不在告雲以情曰甫欲自修年已蹉跎恐無及柰何雲曰古人貴朝聞夕死但患志不立何憂年

平處遂篤志進學期年州府交辟孫皓末為無難督皓降王渾寔
建業宮酒酣謂吳人曰諸君亡國之餘得無戚乎處對曰漢末分
崩三國鼎立魏滅于前吳亡于後亡國之戚豈惟一人渾有慙色
入洛稍遷新平太守撫諸戎有威惠羌叛者皆歸附轉廣漢太守
郡多滯訟或經三十年處平理立判以母老罷歸尋除楚內史地理
志無楚國按太康末始平王瑋徙封楚以未之官徵拜散騎常侍處曰古人辭
大不辭小乃先之楚楚經喪亂白骨被野民新舊襍居風俗尤異
處下教敦信義掩骼葬齒政事簡立然後就徵居近侍多所規諷
遷御史中丞糾劾不避寵戚梁王彤違法處深文按之及齊萬年
反朝臣惡處強直皆曰處吳名將子忠果可使使隸夏侯駿西征
伏波將軍孫秀勸以母老辭處曰忠孝不兩全重以金革之事父
母復安得子乎于時梁王彤督關中處知彤銜前隙必陷己悲慨

卽路本傳作既而梁王彤督關中按彤萬年聞處將謂其人曰周府君昔臨

新平我知其人才兼文武若專斷而來不可當也若受制于人此
成禽耳中書令陳準言于朝曰駿彤皆貴戚非將帥才進不求名
退不畏咎處吳人忠果有怨無援宜詔孟觀以精兵萬人為處前
鋒必能殄賊不然駿彤將使前驅誓歾必矣弗聽賊屯梁山眾七
萬駿使處以五千人擊之處曰軍無後繼必敗外分也將為國恥
彤復強之乃與解系盧播攻萬年于六陌將戰處軍人未食彤促
之遂戰自旦及暮斬首萬計弦絕矢盡播系承彤旨不救系字少連
父修魏琅邪太守梁州刺史考績為天下第一武帝受禪封梁鄒侯三子系結育茲清潔有聲譽
系累遷雍州刺史與趙王倫共討叛羌表劾倫請誅倫嬖人孫秀以謝氏羌倫既殺張華并收
系兄弟梁王彤救系倫怒曰我于水中見蟹向欲殺之竟不免結字叔連官御史中丞育
字雄連官引農太守系劾秀結在都坐議秀應誅由是被憾系結妻子并死育妻子徙邊左右
勸處退處按劍曰今日是吾効節授命之日何言退乎力戰而歿
贈平西將軍賜錢百萬葬地一頃京城地五十畝為第又賜王家



近田五頃詔曰處母年老加以遠人朕每愍念給其醫藥酒米賜以終天年元帝為晉王將加冊謚太常賀循議曰處履德清方才量高出歷守四郡本傳但有三郡安民立政入司百僚貞節不撓在戎致身見危投命此皆忠賢之茂實烈士之遠節按謚法執德不回曰孝遂以謚焉處著默語三十篇又撰集吳書及風土記處既敗乃使孟觀觀所領宿衛兵皆趨捷勇悍又盡統關中兵身冒矢石大戰十數乃禽萬年觀字叔時渤海東光人好讀書解天文惠帝時稍遷殿中郎附賈后誅楊駿遷左積弩將軍封郡公既禽萬年徵拜右將軍趙王倫篡署安南將軍鎮宛義兵起諸將勸應齊王固觀以紫宮帝坐無他變謂倫當之遂為倫守帝返正永饒冷令空桐機斬觀首傳洛陽夷三族

晉畧列傳五

齊獻王攸

攸字大猷小字桃符武帝同母弟也少岐嶷親賢好施愛經籍能屬文善尺牘才望出武帝右宣帝器之景帝無子宣帝命以攸為子年十歲喪景帝如成人襲封舞陽侯奉景獻皇后居別第事后勤謹五等建改封安昌侯遷衛將軍文帝喪哀毀過禮太后自往諭之常使人監進飲食武帝踐阼封齊王總統軍事時詔諸王自選所屬攸以吳未平請俟一統不許然齊相上鈇請選攸竟不選令自上請之又表租秩足自供求停御府給家人衣食優詔給如故遷驃騎將軍開府儀同三司驃騎兵當罷者數千人戀攸德不肯去遮京兆自言帝命還攸年饑詔議節省攸言地有餘羨而不農者眾附業之人復有虛假宜嚴飭州郡檢諸虛詐害農之事督

實南畝考績黜陟畢使嚴明都邑之內游食滋多巧技末業服飾奢麗富人兼美猶有魏之遺弊宜申明舊法必禁絕之使去奢即

儉轉鎮軍大將軍加侍中行太子少傅數年授太子太傅獻箴甚

美箴曰伊昔上皇建國立君仰觀天文俯察地理創業恢道以安民承祀祚延統重故援立太子尊以幼道固以貳己儲德既立邦有所恃夫親仁者功成邇佞者國傾故保相之才必擇賢明昔在周成且夷作傅外以明德自輔內以親親立固德以義濟親則自然羸廢公族其崩如山劉建子弟漢祚永傳楚以無極作乳宋以伊戾興難張禹佞給率危強漢輔弼不忠禍及乃躬匪徒乃躬乃喪乃邦無曰父子不問昔有江充母曰至親匪貳或容潘崇諛言亂真諸潤讎親驪姬之讒晉族疑申固親以道勿固以恩修身以敬勿託以尊自損者有餘自益者彌昏廢事不可以不恤大本不可以不敦見此誠危咸寧二年代賈充為司空侍中太子太傅如

故初文帝特寵愛攸又以景帝勦業而攸嗣景帝為世嫡每曰天

下者景王之天下見攸輒撫牀曰此桃符坐也幾為太子者數矣

及疾為武帝敘漢淮南魏陳思故事而泣臨崩執攸手以授帝太

后臨崩亦流涕謂帝曰桃符性急而汝為兄不慈我若遂不起恐

必不能相容以是屬汝勿忘我言咸寧元年冬京師大疫帝邁疾

甚篤明年元會至癸朝于時太子無慧諸皇子皆幼弱內外意望

咸屬攸攸素疾荀勗馮統諂佞勗恐攸得志禍及己因帝疾愈使

統進言曰陛下萬歲後太子不得立矣屬陛下不安百僚皆歸心

齊王帝陰納之而未發也明年又使楊珧建議請諸王之國帝出

諸王然尚未出攸諸王戀京師皆涕泣而去太康三年統又言于

帝曰諸侯之國宜從親者始齊王獨畱可乎勗因曰百僚內外固

歸心齊王陛下試出齊王必舉朝以為不可則臣言驗矣乃以汝

南王亮代攸傅太子而以攸為大司馬侍中如故假節將本營兵

千人親騎帳中司馬大車皆如舊增鼓吹一部官騎滿二十人置

騎司馬五人都督青州諸軍事朝臣果力爭帝益信勗言促冊遣

攸以濟南郡益齊國下太常議崇錫之禮攸不悅主簿丁頤曰昔

太公封齊猶表東海桓公九合以長五伯况殿下誕德欽明恢弼

齊王傳五

齊王攸

二

大藩穆然東軫莫不得所何必絳闕乃熙帝載攸曰吾無匡時之用卿言何多憤怨發疾求守先后陵弗許遣醫侍疾醫希旨言無疾疾轉篤猶催上道明年三月力疾入辭攸素持容儀疾雖困尙自整厲舉止如常帝益信醫言謂疾詐也辭出信宿歐血藁年三十六帝哭之慟統進曰齊王名過其實而天下歸之今自藁殞社稷之福也陛下何哀之過帝爲之收淚詔喪禮依安平獻王故事論曰武帝大建同姓以爲維城之衛出攸藩齊未爲失也而出之不以正丁頤之爲攸計至矣讒諂方進外安內危攸如有覬覦神器之意者從之將如轉圜何至發憤歐血哉將其器量有限抑亦先朝廷而後身圖有不樂爲琅邪齊代之所爲者邪元康之亂萌芽于留賈充醞釀于出齊王成于癡張華而任楊駿亂之生自譖人譖人之心發機于患失此仲尼所謂不可與事君而小雅詩人必欲投畀者也

王渾王濟

王渾字元冲太原晉陽人魏司空昶之子也襲父爵京陵侯泰始中監豫州領刺史州兵放休吳寇至率見兵數百襲破之遷安東將軍都督揚州吳大佃皖城渾遣刺史應綽破其屯焚積穀百八十萬斛船六百艘踐稻田四千頃平吳出橫江斬吳丞相張悌大將軍孫震增封八千戶進爵公轉征東大將軍復鎮壽春拊綏新附甚有威惠太康三年齊王攸當之藩上書諫曰本傳此書在爲僕射後按齊王出藩在三年渾爲僕射在六年今從本紀伏承聖詔憲章古典進齊王攸爲上公崇其禮儀遣攸之國昔周氏建國大封諸姬以藩帝室永世作憲至于公旦武王之弟左右王事輔濟大業不使歸藩明至親義著不可遠朝故也是以周公得以聖德光弼幼主忠誠著于金縢允述文武仁聖之德

攸大晉姬旦之親也宜贊皇朝與聞政事實為陛下腹心不貳之臣且攸為人修絜義信加以懿親志存忠貞今陛下出攸之國假以都督虛號而無典戎幹方之實去離天朝不豫王政傷母弟至親之體虧友于款篤之誼懼非陛下追述先帝文明太后待攸之宿意也若以攸望重于事宜出者今以汝南王亮代攸亮宣皇帝子文皇帝弟伯駿各處方任有內外之資論以後慮亦不為輕攸今之國適足長異同之論以損仁慈之美耳而令天下窺陛下有不崇親親之情臣竊為陛下不取也若以妃后外親任以朝政則有王氏傾漢之權呂產專朝之禍若以同姓至親則有吳楚七國逆亂之殃歷觀古今苟事輕重所在無不為害不可事事曲設疑防慮方來之患者也唯當任正道而求忠良若以智計猜物雖親見疑至于疏遠者亦何能自保乎人懷危懼非為安之理此最有

國有家者之深忌也愚以為太子太保闕宜畱攸居之與太尉汝南王亮衛將軍楊珧共為保傅幹理朝事三人齊位足相持正進有輔納廣益之義退無偏重相傾之勢令陛下有篤親親之恩使攸蒙仁覆之惠臣同國休戚義在盡言心之所見不能默已私慕魯女存國之志敢陳愚見觸犯天威臣而不言誰當言者不從當是時因諫不用發憤殞身者河南尹何雄雄字伯茂河內山陽人魏時以故史哭王經文帝召責之對曰先王掩骼蕪飭仁流朽骨當時豈卜其功罪然後葬之哉王誅既加于法已備感義收葬教亦無闕法立于上教宏于下何必使雄違生背死以立于時陛下雖枯骨而捐之中野為將來仁賢之資不亦惜乎文帝大悅累遷至河南尹齊王將出雄諫曰陛下子弟雖多然有名望者少齊王臥在京邑所益實深弗聽固諫忤旨起而徑出發憤卒怨楊珧以致廢死者白衣領護軍羊琇琇字稚舒景獻后從弟也涉學有智算少與武帝親狎文帝之薨定帝立琇為護軍貴後犯法為劉毅所劾免官頃之以白衣領職及是切諫失寵諸王之國其議發于楊珧琇欲手刃之珧知之避之而使人劾之左遷太僕忿怨發病卒議崇錫文物表諫得罪者祭酒曹志志字允恭魏陳思王植之孽子也好學善騎射植喪之子祭酒齊王將出下太常議崇錫文物諸博士表諫志素恨其父不得志于魏因凄然嘆曰安有如此之親如此之才不得樹化助本而遠出海隅者乎奏請如博士議帝大怒曰曹志尚不明吾

心況四海乎免官以公博士庾專太叔廣劉暉繆蔚郭頤傅珍秦秀專字允

還第復起終散騎常侍帝以博士不答所問答所不問大怒下有司尚書未整請收付廷尉科罪專父純詣廷尉首專以

議見示愚淺聽之詔免純罪廷尉奏專等大不敬棄市論尚書奏聽之夏侯駿謂整曰國家乃欲

誅諫臣用八座何為整不從駿獨為駁議左僕射魏舒右僕射下邳王晃從駿議奏留中七日乃

詔免外除名復起終國子祭酒秀字元良新興雲中人以忠直知名咸寧中為博士議謚何曾曰

繆醜賈充為大都督伐吳秀曰充文案小才乃居伐國大任吾將哭以送師或止秀曰蹇叔知秦

軍必敗故與送其子今吳無道國有凶形羣帥踐境將不戰而潰子之哭也既為不智罪且不赦

秀乃止充卒謚曰荒又表訟坐不駁正博士議免者太常鄭默默字思元樂陽

王濬及是除名復起終于博士仕魏至太常所舉博士劉毅陳咸劉寔庾峻至大官疾失明乞骸骨不許拜光祿大夫晉受禪

就拜司空固讓拜儀同三司默起家秘書郎泰始中與郭奕俱為中庶子廷議太子官屬宜稱陪

臣默上言太子體皇極之尊無私于天下官臣皆命天朝不得同之藩國事遂施行出守東郡歲

飢輒開倉振給舍都亭自表待罪詔書褒嘆比之汲黯班告天下郡縣有此比者皆聽出給入為

廷尉袁毅以賂敗多引朝臣默及諸弟無所污遷太常僕射山濤欲舉所親為博士已而中止謂

默曰卿似尹翁歸令吾不敢復言也齊王將出通博士奏坐免尋拜大鴻臚母喪固求終制許之

大臣終喪而渾子濟亦以諫左遷云六年徵為右僕射加散騎常侍

自此始太熙初遷司徒惠帝即位加侍中錄尚書元康七年卒謚曰元濟

字武子善易老莊便弓馬才氣蓋時與姊夫和嶠及裴楷齊名尚

武帝女常山公主后妃傳無常山封號當年二十起家中書郎累遷侍中

濟外宏內忌以父故排王濬為世所譏齊王將出濟固諫又使公

主與甄德妻長廣公主俱入稽顙且泣請留攸帝怒謂王戎曰兄

弟至親今出齊王自是朕家事而甄德王濟連遣婦生來哭人左

遷國子祭酒數年復為侍中時渾為僕射尚書主者處事或不當

濟明法繩之從兄佑素與濟不平因使其黨宣言曰濟乃不顧其

父用是出為河南尹未拜坐鞭王官免濟既被斥移第北邙山下

以豪侈自終帝嘗謂和嶠我將罵濟而後官之何如嶠曰濟俊爽

恐不可屈帝召濟切讓既而曰知媿否對曰尺布斗粟之責常為

衛瓘

然尋使白衣領太僕卒年四十六贈驃騎將軍

衛瓘

字伯玉河東安邑人也權譎多智數魏時襲父爵閬鄉侯以

廷尉行鎮西軍司持節監征西鄧艾鎮西鍾會軍伐蜀艾定蜀承制行事會忌之與瓘奏陷艾詔檻車徵既收艾會遂誘執諸將留瓘謀反瓘詐疾篤夜檄諸軍攻殺會艾將士追破檻車出艾還向成都瓘懼其見讎乃使護軍田續夜襲殺艾并其子忠蜀平以誅二將功除鎮西將軍督關中遷鎮東督徐州泰始中進爵為公瓘之幽并被邊東有務桓西有力微瓘縱反間離其父子及諸部大人務桓遂降力微以憂卒咸寧四年徵拜尚書令加侍中瓘性嚴整以法御下視尚書若參佐郎若掾屬太康三年代齊王攸為司空侍中令如故領太子少傅子宣尚蘇昌公主后妃傳無此封五年與太尉亮等上疏曰昔聖王崇賢舉善而教用使朝廷德讓野無邪行誠以閭伍之政足以相檢詢事考言必得其實人知名不可虛求故

還修其身是以崇賢而俗益穆黜惡而行彌篤斯則鄉舉里選者先王之令典也自茲以降此法交戾魏氏承顛覆之運起喪亂之後人士流移考詳無地故立九品之制猶具一時選用之本耳其始造也鄉邑清議不拘爵位褒貶所加足為勸勵猶是鄉論餘風中間漸染遂計資定品使天下觀望唯以居位為貴人棄德而忽道業爭多少于錐刀之末傷損風俗其弊不細今九域同規大化方始臣等以為宜皆蕩除末法一擬古制以土斷定自公卿以下皆以所居為正無復懸客遠屬異土者如此則同鄉鄰伍皆為邑里郡縣之宰即為君長盡除中正九品之制使舉善進才各由鄉論然後下敬其上人安其教俗與政俱清化與法並濟人知善否之效不在交游即華競自息各求于己矣今除九品則宜準古制使朝臣共相舉任于出才之路既博且可以厲進賢之公心覈在

位之明闇誠令典也帝善之而不行惠帝之初立爲太子也朝臣咸謂純質不能親政事帝亦以爲不堪奉大統密以語元后后曰立嫡以長不以賢豈可動邪及議太子昏帝欲娶瓘女后入賈充妻郭氏之賂欲娶充女帝曰衛氏女有五可賈氏女有五不可衛氏種賢而多子美而長白賈氏種妒而少子醜而短黑后固請荀顛荀勗佐之賈氏昏乃定當是時瓘方守邊未與朝政也元后崩越一年更立元后從妹爲皇后是爲悼后賈妃悍妒帝修金墉城將廢之后固諫乃止及瓘領太子少傅侍宴陵雲臺陽醉跪帝牀前曰臣欲有所啓帝曰公所言何邪瓘欲言而止者三以手撫牀曰此座可惜帝意悟因謬曰公真大醉邪他日盡召東宮大小官屬爲設宴會而密封疑事使太子洩之停信待返賈妃大懼倩外人作答答者多引古義給使張洌曰太子不學而答詔引義必責

作草主更益譴負不如直以意對妃大喜語洌便爲我好答富貴與汝共之洌素有小才具草令太子自寫帝省之甚悅先示瓘

大踧踏眾人乃知瓘先有毀言賈妃由是怨瓘

賈后傳云充密遣語妃衛瓘老奴幾破汝家按瓘以

十二月始領太子少傅充于是年四月已卒故通鑑移在咸寧四年徵拜尚書令下然賈后傳明言示太子少傅衛瓘則不容在咸寧四年也齊王攸以廷臣屬望被出而歎瓘權譎過人故至代攸爲司空後始有撫牀之言情事爲合悼后父楊駿素與瓘不平太康末駿欲專政深忌瓘

瓘子宣數有酒色過駿因使黃門毀宣于帝前帝奪宣公主瓘慙

遜位太熙元年正月進瓘太保以公就第帝旋察黃門詐欲還宣

公主宣已疾亾乃止四月帝崩駿遂輔政明年二月駿敗外起瓘

錄尚書與汝南王亮共輔政亮奏遣諸王還藩廷議羣臣無敢應

者唯瓘贊之罷楚王瑋北軍中候以授裴楷

泰始十年武帝以王佑爲北軍中候典禁兵以防外戚之變賈

后欲誅楊駿召楚王瑋代佑

瑋怒后知之啓帝作手詔使瑋免瓘官瑋矯詔使清河

王遐收瓘左右謂瓘曰禮律刑名台輔大臣未有此比請且距之

須自表得報就戮未晚也瓘不從與子孫九人同被害二孫璩玠
在醫家得免初杜預爲鎮西長史與瓘同在軍中聞瓘殺鄧艾言
于衆曰伯玉身爲名士位居總帥既無德音又不御下以正其能
免乎瓘聞之不俟駕而謝終如預言田續之襲艾也瓘知艾初入
江油嘗以軍法欲斬續故使之且曰可以報江油之辱矣及瓘被
收前所黜帳下給使榮晦實修怨焉悉知瓘家人數名字故子孫
且盡瓘既誅瓘女以書激勸國臣于是瓘主簿劉繇執黃幡搥登
聞鼓上言乃族榮晦以伐蜀勳追封瓘蘭陵郡公謚曰成

和嶠

和嶠字長輿汝南西平人也祖洽魏尚書令父道魏吏部尚書
嶠襲父爵上蔡伯少慕其舅夏侯元之爲人守潁川清簡得民驩
賈充薦之武帝入爲給事黃門侍郎泰始初遷中書令舊監令共

車入朝荀勗爲監嶠鄙之每同乘高抗專車而坐乃使異車監令

異車自嶠始轉侍中

當在泰始四五年間
本傳誤著平吳後

甚被親禮嘗因侍坐風帝曰

皇太子有淳古之風而季世多僞恐不了陛下家事帝默然後與

荀勗荀勗同侍帝曰太子近入朝差長進可共諧之既還勗阿

意譽太子嶠獨曰聖質如初帝不悅而起嶠言雖不見用然懷不

能已居恆發憤慨嘆在御坐言及社稷未嘗不以儲君爲憂帝亮

其忠而賈妃深銜之太康末爲尚書惠帝立拜太子少保本傳作
太傅誤加

散騎常侍光祿大夫從太子入朝西宮后使帝問嶠曰卿昔謂我

不了家事今定云何對曰昔事先帝曾有斯言言而不效國之福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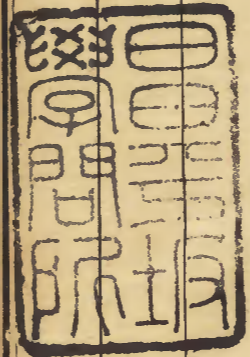
也尋卒永平初策謚曰簡

本傳作元康二年卒下又云永平初策謚按元康
在永平後嶠非先卒必預衛瓘之禍何謚之有

論曰唐虞禪夏后殷周繼其義一也說者曰殷人質故兄終弟及

周人文故父歿子繼豈其然乎孔子論公儀仲子之喪曰否立孫

此亦足以明正統嗣祖之重杜漸防微之法矣而或者猶務倡為
邪說迷誤後王適所以長小人攀附之私開宗藩覬覦之漸而自
絕于忠孝之大節者也世主誠知繼嗣之上嚴祖宗則必選師傅
早諭教示天下以足恃不幸而胤嗣幼弱亦惟務求託孤寄命之
大臣豫為之所而已武王不以天位畀周公而刑措之治成宋宣
易之大亂數世吁可畏哉夫以齊王之親賢而惑怵讒間令其天
過卒之外戚專朝嬖后縱虐八王蹈隙而闕伺五胡乘釁而蠶螫
此則武帝之失計矣衛瓘和嶠皆意存癡立然使武帝果納其說
諸王不爭晉之禍亂亦未可遽弭也故笄次之俾百世而下得以
覽觀焉



天保元年

